

北史

三十九

列傳第六十七

北史七十九

宇文述

雲定興
司馬德誠

趙行樞
裴慶通

述子化及

王世充

段達

侶實音

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也高祖偕與敦曾祖長壽祖
孤仕魏竝為沃野鎮軍主父盛仕周位上柱國大宗伯述
少驍銳便弓馬年十一時有相者謂曰公子善自愛後當
位極人臣周武帝時以父軍功起家拜開府述性謹密周
大家宰宇文護甚愛之以本官領護親信及武帝親擢萬
機召為左宮伯累遷英果中大夫賜爵博陵郡公改封濮

藍山刊

北史列傳六十七

希

陽郡公尉遲迥作亂述以行軍總管從韋孝實擊之破迥
將李雋軍於懷州又與諸將破尉惇於永平橋以功超拜
上柱國進爵魏國公開皇初拜右衛大將軍平陳之役以
行軍總管自六合而濟時韓擒賀若弼兩軍趣丹陽述據
石頭以為聲援陳主既禽而蕭瑒蕭巖據東吳地述領
行軍總管元契張默言等討之落叢山燕榮以舟師自東
海至亦受述節度於是吳會承並以功授子化及為開府
從拜安州總管時晉王廣鎮揚州甚善於述奏為壽州總
管王時陰有奪宗之志請討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
大王才能蓋世數經將領主上之與內宮咸所鍾愛四海

之望實歸大王然廢之國家大事能移主上者唯楊素耳
移素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共圖廢之
晉王大悅多賚金寶資述入關述數請約盛陳器玩與之
酣暢因共博戲每陽不勝輸所將金寶約所得既多稍以
謝述述因曰此晉王賜述令與公為歡約大敬焉曰何為者
述因為王申意約然其說退言於素亦從之於是晉王與
述情好益密命述子士及尚南陽公主前後賞賜不可勝
計及晉王為皇太子以述為左衛率舊令率官第四品以
述素貴遂進率品第三其見重如此煬帝嗣位拜左衛大
將軍參掌武官選事後改封許國公尋加開府儀同三司
蓋山川

北口列傳六十一

二

希

每冬正朝會輒給鼓吹一部從幸榆林時鐵勒契弊歌稜
攻敗吐谷渾其部攜散遂遣使請降求救帝令述以兵撫
納降附吐谷渾見述擁強兵懼不敢降遂西遁述追至曼
頭城攻拔之乘勝至赤水城復拔之其餘黨走屯江尼川
進擊大破之獲其王公尚書將軍二百人渾主南走雪山
其故地皆空帝大悅明年從帝西巡至金山登燕支述每
為斥候時渾賊復寇張掖述進擊走之還至江都宮敕述
與蘇威常典選舉參預朝政述時貴重委任與威等其親
愛則過之帝所得遠方貢獻及四時口味輒見班賜中使
相望於道述善於供奉俯仰折旋容止便辟宿衛威取則

焉又有巧思凡所裝飾皆出人意表數以奇服異物進宮掖由是帝彌悅焉言無不從勢傾朝廷左衛將軍張瑾與述連官嘗有訐讒偶不中意述張自賤之瑾惶懼而走文武百寮莫敢違忤性貪鄙知人有珍異物必求取富商大賈及隴右諸胡子第皆接以恩意呼之爲兒由是競加餽遺金寶累積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家僮千餘人皆控良馬被服金玉及征高麗述爲扶餘道軍將臨發帝謂曰禮七十者行役以婦人從公宜以家累自隨古稱婦人不入軍謂臨戰時耳至軍壘間無所傷也項籍虞兮即其故事述與九軍至鴨渌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同述又不測

監山州

女史列傳六十七

三

帝意會之支文德來詣其營述先與丁仲文俱奉密旨令誘執文德既而緩縱文德逃歸述內不自安遂與諸將度水追之時文德見述軍中多饑色欲疲述衆毋斷便比述一日中七戰皆捷既恃驟勝又內逼羣議遂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文德遣使僞降請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衆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九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鴨渌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遼九軍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帝怒除其名明年帝又事遼東復述官爵待

之如初從至遼東與將軍楊義臣率兵復臨鴨綠水會楊
玄感作亂帝召述馳驛討玄感時玄感逼東都聞述軍至
西遁將圖關中述與刑部尚書衛玄右驍衛大將軍來護
兒武衛將軍屈突通等躡之至閩鄉皇天原與玄感相及
斬其首傳行在所復從東征至懷遠而還突厥之圍鴈門
也帝大懼述請潰圍而出來護兒及樊子蓋竝固諫帝乃
止及圍解次太原議者多勸帝還京師帝有難色述奏曰
從官妻子多在東都請便道向洛陽自潼關入帝從之尋
至東都又觀望帝意勸幸江都宮述於江都遇疾及疾篤
帝令中使相望于第謂述有何言述曰願陛下一能降臨

四八

七五列傳六十七

四

呂

帝遣司宮魏氏謂曰公危篤朕憚相煩動必有言可陳也
述流涕曰臣子化及早預藩邸願陛下哀憐之士及夙蒙
天恩亦堪驅策臣死後智及不可久留願早除之望不破
門戶魏氏返命隱其言因詭對曰述唯憶陛下耳帝泫然
曰述憶我耶將親臨之宮人百寮諫乃止及薨帝為廢朝
贈司徒尚書令十郡太守班劍四十人輜輶車前後部鼓
吹謚曰恭詔黃門侍郎裴矩祭以太牢鴻臚監護喪事雲
定興者附會於述初定興女為皇太子勇昭訓及勇廢除
名配少府定興先得昭訓明珠絡帷私賂於述自是數共
交游定興每時節必有賂遺并以音樂干述述素好著奇

炫燿時人定與爲製馬韉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
世輕薄者率傲學之謂爲許公缺勢又遇天寒定與曰入
內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乃製袂頭巾令深襦耳人又學
之名爲許公栢勢述大悅曰雲兄所作必能變俗我聞作
事可法故不虛也後帝將事四夷大造兵器述薦之因敕
少府工匠竝取其節度述欲爲之求官謂之曰兄所製器
仗竝合上心而不得官者爲長寧兄弟猶未死耳定與曰
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曰房陵諸子年竝成立
今欲動兵征討若將從駕則守掌爲難若留一處又恐不
可進退無用請早處分因鳩殺長寧又遣以下七弟分配

世宗

北史列傳六十七

五

先

嶺表於路盡殺之其年大閱帝稱甲仗爲佳述奏竝雲定
興之功也擢授少府丞十一年累遷屯衛大將軍又有趙
行樞者本太常樂戶家財億計述謂爲兒受其賂遺稱爲
驍勇起家爲折衝郎將化及述長子也性兇險不循法度
好乘肥挾彈馳騫道中由是長安謂之輕薄公子煬帝爲
太子時常領千牛出入卧內累遷至太子僕以受納貨賄
再三免官太子嬖昵之俄而復職又以其弟士及尚南陽
公主由此益
問言辭不遜多所凌轢見人子女
狗馬珍翫必
帝與屠販者游以規其利煬帝即
之拜太僕少
爲貪員見其煬帝幸榆林化及與

弟智及違禁與空齋交市帝大怒囚之數月還京師欲斬之而後入城解衣辮髮訖以主救之乃釋并智及並賜述爲奴述薨後煬帝追憶之起化及爲右屯衛將軍將作少監時李密據洛口煬帝懼留淮左不敢還都從駕驍果多關中人文客羈旅見帝無西還音謀欲叛歸時武貴郎將司馬德戡摠領驍果屯於東城風聞兵士欲叛未審遣校尉元武達陰問知情因謀構逆共所善武貴郎將元禮直閣裴虔通互相扇惑曰聞陛下欲築宮丹楊人人竝謀逃去我欲言之恐先事見誅今知而不言後事發當族將如之何虔通曰主上實爾德戡又謂兩人曰我聞關中陷沒

蓋山刊

北齊列傳六十一

六

李孝常以華陰叛陛下囚其二弟將盡殺之吾輩家屬在西安得無此慮虔通等曰正恐日暮及誅計無所出德戡曰驍果若走可與俱去虔通等曰誠如公言因遞相招誘又轉告內史舍人元敏應揚郎將孟曇符璽郎牛方裕直長許弘仁薛世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曹正張愷等日夜聚博約爲刎頸交言無迴避於坐中輒論叛計竝相然許時本質在禁令驍果守之中外交通所謀益急又趙行樞先交智及勳侍楊士驥見者宇文氏之甥二人同以告智及智及孝恒勃聞之喜即共見德戡期以三月十五日舉兵同叛初十二衛馬盧孫居人財物西歸智及曰不然今天

竇嬰隋英雄並起因行大事此帝王業也德戡然之行樞
世良請以化及爲主約定方告化及化及性驚怯初聞之
大懼色動流汗久之乃定義寧二年三月一日德戡欲告
衆人恐心未一更譎詐以脅驍果謂許弘仁張愷曰君是
良醫國家所使出言惑衆衆必信君可入備身府徧告所
識者言陛下聞驍果欲叛多醞毒酒因享會盡鴆殺之獨
與南人留此羣情必駭因而舉事無不諧矣其月五日弘
仁等宣布此言驍果遞相告謀反逾急德戡等知計行遂
以十日摠召故人諭以所爲衆皆伏曰唯將軍命其夜奉
義主閉城門門皆不下鑰至夜三更德戡於東城內集兵

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聞有聲問是何事虔通僞
曰草坊被燒外人救火故喧囂耳中外隔絕帝以爲然孟
景智及於城外得千餘人劫候衛武貴馮並樂共布兵捉
郭下街巷至五更德戡授虔通兵以換諸門衛士虔通因
自開門領數百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武貴郎將元
禮遂引兵進宿衛者皆走虔通進兵排左閣馳入求巷問
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房指云在西閣從往執帝帝謂虔通
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虔通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
歸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即爲汝歸虔通自勒兵守之至
旦子豐景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未知事果戰慄不能言人有

謂之但低頭據案嘗言罪過時化及在公主第弗之知也智
及遣家僮莊挑樹就第殺之挑樹不忍執詣智及久之乃
見釋化及至城門德戡迎謂

出江都門以示羣賊因復虎為丞相令將帝
達弒帝於宮中

又執朝臣不同己者數十無少長皆害之

唯留素孝王子浩立以為江都人舟楫從水

路西歸至顯福宮宿公麥將沈光等謀擊化

及及為所害化及於是入奉一如煬帝故事

每帳中南面端坐人有白事者默然不對下牙時方收取

啓狀共奉義方裕世良愷等參決之行至徐州水路不通

北史列傳六十一

復奪人車牛得二千兩並載官人珍寶其戈甲武器悉令

軍士負之道遠疲極三軍始怨德戡失望竊謂樞曰君

大誤我當今撥亂藉英賢化及庸暗事將必敗若何行

樞曰廢之何難因共李孝本宇文導師尹正御等謀以後

軍萬餘兵襲殺化及立德戡為王弘仁知之密告化及盡

收德戡及支黨殺之引兵向東郡通守王軌以城降之元

文都推越王侗為主拜李密為太尉令擊化及密壁清淇

與徐世勣以烽火相應化及數戰不利其將軍于弘達為

密所禽送於侗所鑊烹之化及糧盡度水濟渠與密決戰

於童山遂入汲郡求軍糧又遣使拷掠東郡人吏責米粟

化及澤身屬下惟此
討逆是

王軌怒之以城歸李密化及大懼自汲郡將圖以北諸州
其將陳智略率嶺南驍果萬餘人張童兒率江東驍果數
千人皆叛歸李密化及尚有衆二萬北走魏縣張愷與其
將陳伯謀去之事覺為化及所殺腹心稍盡兵勢日蹙兒
弟更無他計但相聚酣宴奏女樂醉後尤智及曰我初不
知由汝為計彊來立我今所向無成自殺王之名天下所
不納滅族豈非由汝乎抱其兩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之
日都不賜尤及其將敗乃欲歸罪何不殺我以降建德兄
弟數相關關言無長幼醒而復飲以此為恒自知必敗乃
歎曰人生故當死豈不一日為帝乎於是鳩殺浩僧皇帝

北史列傳六十七 九 用明

位於魏縣國號許建元為天壽置百官攻元寶藏於魏州
反為所敗乃東北趣聊城將招攜海內諸賊遣士及徇濟
北徵求餉餽大唐遣淮安王神通安撫山東神道圍之十餘
日不尅而退寶建德悉舉攻之先是齊州賊帥王薄聞其
多寶物詐來投附化及信之與共居守至是薄引建德入
城禽化及悉虜其衆先執智及元武達孟景揚士覽許弘
仁等皆斬之乃以檻車載化 大陸縣城下數其弒逆
并二子承基承趾皆斬之傳 突厥義城公主梟之虜
庭士及自濟北西歸長安智 頑凶好與人羣聚鬪鷄
習於鷹狗初以父功賜爵樸 公蒸淫醜穢無所不為

其妻長孫氏妬而告述述雖爲隱而大忿之織芥之行必
加鞭笞第士及侍尚主又輕忿之唯化及事事營護父甫
三欲殺輒救免之由是頗相親昵遂勸化及遣人入番私爲
交易事發當誅述獨證智及罪惡而爲化及請命帝因兩
釋之述將死抗表言其兇勃必且破家帝後思述拜智及
將作少監其江都弒逆事皆智及之謀也化及爲丞相以
爲右僕射領十二衛大將軍及階號封齊王竇建德獲而
斬之并其黨十餘人皆暴屍梟首

司馬德戡扶風雍人父元謙仕周爲都督德戡幼孤以屠
豕自給有桑門釋粲通德戡母娥氏遂撫教之因解書計

蓋山刑

北口列傳六一七

十

開皇中爲侍官漸遷至大都督從楊素出討漢王諒充內
營左右進止便僻俊辯多姦計素大善之以勳授儀同三

司大業三年爲鷹揚郎將從討遼左進位正議大夫遷武

賁郎將煬帝甚昵之從至江都領左右備身驍果萬人營

於城內因隋末大亂乃率驍果反語在化及事中旣獲煬

帝與黨蓋景等推化及爲丞相化及首封德戡爲溫國公

加光祿大夫仍統本兵化及意甚忌之後數日化及署諸

將分配士卒乃以德戡爲禮部尚書外示美遷實奪其兵

也由是懷怨所獲賞物皆賂於智及智及爲之言行至徐

州捨舟登陸令德戡將後軍乃與趙行樞本孝本尹正卿

宇文導師等謀襲化及遣人使于孟海公結為外助遷延未發以待使報許弘仁張愷知之告化及因遣其弟士及陽為游獵至于後軍德戡不知事露出營募謁因命執之并其黨與化及責之曰與公戮力共定海內出於萬死今始事成願得同守富貴公又何為反也德戡曰本殺昏主苦其毒害立足下而又甚之逼於物情不獲已也化及不對命送至幕下縊而殺之

裴虔通河東人初煬帝為晉王以親信從稍遷至監門校尉帝即位擢舊左右授宣惠尉更不從征役至通議大夫與司馬德戡同謀作亂先閉官門騎卒成象殿殺將軍獨孤

監門校尉

北史列傳六十七

十一

盛執帝于西閤化及以虔通為光祿大夫莒國公化及引兵之北也今鎮徐州化及敗後歸於大唐即授徐州總管轉辰州刺史封長蛇男尋以隋朝弒逆之罪除名徙於嶺表而死

王世充字行滿本西域胡人也祖支頹禪徙居新豐頹禪死其妻少寡與儀同王粲野合生子曰瓊粲遂納之以為小妻其父收幼孤隨母嫁粲粲愛而養焉因姓王氏官至懷汴二州長史世充捲髮犂聲沈猜多詭詐頗窺書傳尤好兵法曉龜策推步盈虛然未嘗為人言也開皇中為左翊衛後以軍功拜儀同授兵部員外郎善敷奏明習法

律而儻弄文墨高下在心或有駁難之者世充利口飾非
辭義鋒起衆雖知其否而莫能屈稱爲明辯煬帝嘗遷
至江都郡丞時帝數幸江都世充善候人主顏色阿諛順
旨每入言事帝善之又以郡丞領江都官監乃彫飾池臺
陰奏遠方珍物以媚於帝由是益昵之大業八年隋始亂
世充內懷傲倖卑身禮士陰結豪俊多收衆心江淮間人
素輕薄又屬賊盜羣起人多犯法有繫獄抵罪者世充枉
法出之以樹私恩及楊玄感反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起
兵江南以應之自稱將軍擁衆十餘萬帝遣將軍吐萬緒
魚俱羅討之不能剋世充募江郡萬餘人擊頻破之每有
寇捷必歸功於下所獲軍實皆推與士卒身無所取由此
人爭爲用功最居多十年齊郡賊帥孟讓自長白山寇掠
諸郡至盱眙有衆十餘萬世充以兵拒之而羸師示弱保
都梁山爲五柵相持不戰後因其懈弛出兵奮擊大破之
乘勝盡滅諸賊讓以數十騎遁去斬首萬人六畜軍資莫
不盡獲帝以世充有將帥才略始遣領兵討諸小盜所向
破之然性多矯偽詐爲善能自勤苦以求聲譽二年突
厥圍帝於鴈門世充盡發江都人往赴難在軍中始面悲
泣曉夜不解甲藉草而坐帝聞之以爲愛已益信任之十
二年遷爲江都通守時厭次人格謙爲盜數年兵十餘萬

在豆子航中世充破斬之威振羣賊又擊盧明月破之於南陽後還江都帝大悅自執杯酒以賜之時世充又知帝好內乃言江淮良家多有美女願備後庭無由自進帝愈喜因密令世充閱觀諸女資質端麗合法相者取正庫及應入京物以聘納之所用不可勝計帳上所司云敕別用不顯其實具有合意者則厚賞世充或梁中者又以賚之後令以船送東京而道路賊起使者苦役於淮泗中沈船溺殺之者前後十數或有發露世充為祕之又遠簡閱以供進是後益見親昵遇李密攻陷興洛倉進逼東都官軍數敗光祿大夫裴仁基以武牢降于密帝惡之大發兵將討焉

藍州

北史列傳六十七

十三

特發中詔遣世充為將軍於洛口以拒密前後百餘戰互有勝負世充乃引軍度洛水逼倉城李密與戰世充敗績赴水溺死者萬餘人時天寒大雨雪兵既度水衣皆垂沾濕在道凍死者又數萬人比至河陽纔以千數世充自繫獄請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召令還都收合三散屯於含嘉城不敢復出宇文化及殺帝於江都世充與太府卿元文都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奉侗為主侗以世充為吏部尚書封鄭國公及侗用元文都盧楚之謀拜李密為太尉尚書令密遂稱臣復以兵拒化及於黎陽遣使慰撫衆說世充獨謂其麾下諸將曰文都之輩刀筆吏耳吾觀

其勢必為李密所禽且吾軍人馬每與密戰殺其父子
弟前後已多一日為之下吾屬無類矣出此言以激怒其
眾文都知而大懼與楚等謀將因世充入內伏甲而殺之
期有日矣將軍段達遣女婿張志以楚等謀告之世充夜
勒兵圍宮城將軍費曜田世閏等與戰於東太陽門外曜
軍敗世充遂攻門而入無送以軍騎遁走獲楚殺之時宮
門尚閉世充遣人扣門言於侗曰元文都等欲執皇帝降
于李密段達知而以告臣臣非敢反誅反者耳文都聞變
入奉侗於乾陽殿陳兵衛之令將帥棄城以拒難兵敗侗
命開門以納世充世充悉遣人代宿衛者明日入謁頓首

流涕而言曰文都等無狀謀相屠害事急為此不敢背國
侗與之盟世充尋遣韋節等諷侗命拜為尚書左僕射總
督內外諸軍事又授其兄暉為內史令入居禁中未幾李
密破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戰死士卒皆勅世充欲乘其
弊而擊之恐人心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
於洛水之上遣巫官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
功不則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俗信妖妄故出此言以
惑之眾皆請戰世充簡練精勇得二萬餘人馬千餘疋營
洛水南密軍置師北山上時密新得志於化及有輕世充
之心不設壁壘世充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溪谷中令

秣馬蓐食既而宵濟人馬奔馳比明而薄密密出兵應之陣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蔽山而上潛登北原乘高而下馳壓密密營中亂無能拒者即入縱火密軍大驚而潰降其將張童兒陳智略進下偃師初世充兄偉及子玄應隨化及至東郡密得而囚之於城中至是盡獲之又執密長史景元真妻子司馬鄭度象之母及諸將子弟皆撫慰之各令潛呼其父兄兵次洛口元真鄭虔象等舉倉城以應之密以數十騎遁世充收其衆而還東盡于海南至于江悉來歸附世充又令韋節諷侗拜己爲太尉置署官屬以尚書省爲其府尋自稱鄭王遣其將高略帥

監出分

北史列傳卷二十七

一五

死

師攻壽安不利而旋又帥師攻圍穀州三日而退明年自稱相國受九錫備法物是後不朝侗矣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世充昵之法嗣乃上孔子闡房記畫作大夫持一干以驅手法嗣云楊隋姓也干一者王字也王居楊後明相國代隋爲帝也又取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上之法嗣釋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充此則相國名矣當德被人間而應符命爲天子也世充大悅曰此天命也再拜受之即以法嗣爲諫議大夫世充又羅取雜鳥書帛係其頸自言符命而取之於空或有彈射得鳥而來獻者亦拜官爵旣而廢侗陰殺之僭即皇帝位建元曰開明國號鄭一

唐太宗帥師圍之世充頻出兵戰輒不利諸城相繼降欽
世充窘迫遣使請救於竇建德建德率兵援之至武牢太
宗破之禽建德以詣城下世充將潰圍而出諸將莫有應
之者於是出降至長安為讎家所殺

段達武威姑臧人父嚴周朔州刺史達在周年始三歲襲
爵襄垣縣公及長身長八尺美鬚髯使弓馬隋文帝為丞
相以為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及踐祚為左直齋遷
車騎將軍督晉王府軍事以擊高智慧功授上儀同又破
汪文進等加開府仁壽初為太子左衛副率大業初以藩
邸之舊拜左翊衛將軍從征吐谷渾進位金紫光祿大夫

北史

十六

帝征遼東平原郝孝德清河張金稱等竝起為盜帝令達
擊之數為金稱等所挫諸賊輕之號為段姥後用鄒令揚
善會謀更與賊戰方致剋捷還京師以公事坐免明年帝
征遼東使達留守涿郡俄復拜左翊衛將軍高陽魏刀兒
聚眾自號歷山飛寇掠燕趙達率涿郡通守鄭絢擊敗之
時盜賊既多達不能因機決勝唯持重自守時人皆謂之
為怯懦十二年帝幸江都宮詔達與太府卿元文都等留
守東都李密縱兵侵洛城下達與監門郎將龐玉武牙郎
將霍世舉禦之以功遷左驍衛大將軍王世充之敗也密
進據北芒來薄上春明達與判戶部尚書袁津拒之達見

此人武不能抑
敵而心專持高
格有何足錄也
災格豈

賊不陣而走軍大潰津没于密冬帝崩于江都達與文都
等推越王侗為主署開府儀同三司兼納言陳國公元文
都等之謀誅王世充達預焉既而詔告世充達為之內應
及事發迫越王送文都於世充世充其德於達既破李密
諷越王禪讓世充僭號以達為司徒及東都平坐斬妻子
籍没

論曰宇文述便辟足恭柔顏取悅君所謂可亦曰可焉君
所謂不亦曰不焉無所是非不能輕重默默若密偷安高
位甘素餐之責受彼己之譏此固君子所不為亦丘明之
深恥化及以此下才負恩累葉時逢崩折不能竭命乃因

蓋山刊

北史

卷七

利乘便先圖干紀率羣不逞職為亂皆拔本塞源烈冠毀
冕豐冪深指鹿事切食踏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憤矣世
充斗筭小器遭逢時幸與蒙將奪權禮越舊臣而躬為戎首
親行鳩毒竟而地豕醜類繼踵誅夷宋鏡况魁相尋道戮
垂炯戒於來葉快忠義於當年為人臣者可無殷鑒哉

列傳第六十七

北史七十九

賀訥

姚黃眉

杜超

賀迷

閻毗

馮熙

李惠

高肇

胡國珍

從曾孫
長黎

北史列傳六十八

楊騰

乙弗繪

趙猛

胡長仁

隋文帝外家呂氏

夫左賢右戚尚德尊功有國者所以御天下也殷肇王其
不藉華氏為佐周成王業未聞妙姓為輔然歷觀累代外
戚之家秉母后之權以取高位厚秩者多矣而鮮能有克
終之美必罹顛覆之患何哉皆由于居上不以至公任物
在下徒用私寵要榮繭續引大車升質任厚棟無德而尊

不知紀極忽於滿盈之戒罔念高危之咎故鬼瞰其室憂
必及之所以殺身傾族相繼於西京也夫誠著艱難功宣
社稷不以謙冲自牧未免顛蹶之禍而况道不足以濟時
仁不足以利物自矜於己以富貴驕人者乎魏道武初賀
訥有部衆之業翼成皇祚其餘或以勞動或緣恩澤齊民
后妃之族多自保全胡長仁以譖訐貽禍斛律光以地勢
被戮俱非女謁盛衰之所致也婁昭自以佐命之功崇其
名器且霸業權輿時方同德陵暴之釁因茲而起其靖德
昭訓二門並良家遺孽守死無暇固不足涉言又子非繼
世權難安假昭信非惟素門履道訖闕廢辱威望之地自

致無由有周御歷后門初無與政既而末跡竊權竟移鼎
靈斯乃西漢覆車之轍魏文所以深誠隋文潛躍之初獻
后便相推轂煬帝大橫方兆蕭妃密勿經綸是以恩禮綢
繆始終不易然外內親戚莫預朝權昆弟在位亦無殊寵
至於居擅玉堂家稱金穴暉光戚里熏灼四方將三司以
比儀命五侯而司拜者終始一代寂無聞焉考之前王可
謂矯其弊矣故雖時經擾攘無有陷於不義市朝遷改而
皆得以保全比夫憑藉寵私階緣恩澤乘其非據旋就顛
隕者豈可同日而言哉此所謂愛之以禮者也案外戚起
書有賀訥劉羅辰姚黃眉杜超賀迷閻毗馮熙李峻李重

高肇于勁胡國珍李延實齊書有趙猛婁叡尔朱文暢鄭仲禮李祖昇元蠻胡長仁周書不立此篇隋書有獨孤羅蕭肅歸今以劉羅辰李峻于勁李延實婁叡尔朱文暢鄭仲禮李祖昇元蠻獨孤羅蕭肅歸命附其家傳其餘立入此篇又檢楊騰乙弗繪附之魏末以備外戚傳云

賀訥傳

賀訥代人魏道武皇帝之舅獻明后之兄也其先世爲君長祖紇尚平文女父野干尚昭成女遼西公主昭成崩諸部乖亂獻明后與道武及衛奈二王依訥會符堅使劉庫仁分攝國事道武還居獨孤訥惣攝東部爲大人遷居大

窳行其恩信衆多歸之作於庫仁竹堅假訥雁鳥揚將軍後劉顯謀逆道武輕騎歸訥驚拜曰官家復國當念老臣帝笑荅曰誠如舅言要不亡也訥中弟染干麤暴忌帝常圖爲逆每爲皇姑遼西公主擁護故染干不得肆其禍心諸部大人請訥兄弟求舉道武爲主染干不從遂與諸大人勸進道武登代王位于牛川及帝討吐突隣部訥兄弟遂懷異圖率諸部救之帝擊之大潰訥西遁衛辰遣子直力鞮征訥告急請降道武簡精騎二十萬救之遂徙訥部落及諸弟處之東界訥又通於慕容垂垂以訥爲歸善王染干謀殺訥而代立訥遂與染干相攻垂遣子麟討之

染干於牛都破訥於赤城道武遣師救訥麟乃引逃訥從道武平中原拜安遠將軍其後離散諸部分土定居不聽遷徙其君長大人皆同編戶訥以元舅甚見尊重然無統領望壽終於家訥弟盧亦從平中原以功賜爵遂西公帝遣盧會衛王儀伐鄴而盧自以帝之季舅不肯受儀節度帝遣使切責之盧遂忿恨與儀司馬丁建構成其嫌彌加猜忌會道武敕儀去鄴盧亦引歸道武以盧為廣川太守盧性雄豪恥居冀州刺史王輔下襲殺輔奔慕容德德以為并州刺史廣寧王廣固敗盧亦沒訥從父弟悅初道之居賀蘭部下人情未甚附唯悅舉部隨從又密為帝祈禱

天神請成大業出於誠至帝嘉之甚見寵待後平中原以功賜爵鉅鹿侯進爵北新卒子沈襲爵後降為肥如侯道武崩京師草草泥出舉烽於安陽城北賀蘭部人皆往赴之明元即位乃罷詔泥與元渾等八人拾遺左右與北新侯安同持節行并定二州劾奏并州刺史元六頭等皆伏罪州郡肅然後從太武征赫連昌以功進爵為琅邪公軍國大議每參豫焉又征蠕蠕為別道將坐逐賊不進詐增虜當斬贖為庶人久之拜光祿勳為外都大官復本爵卒官子醜建襲

姚黃眉姚興之子明元昭哀皇后之弟也姚泓滅黃眉問
來歸魏明元厚禮待之賜爵隴西公尚陽翟公主拜駙馬
都尉隸戶二百太武即位遷內都大官後拜太常卿卒贈
雍州刺史隴西王謚曰獻陪葬金陵黃眉寬和溫厚希言
得失太武悼惜之故贈禮有加

杜超傳

杜超字祖仁魏郡鄴人密皇后之兄也少有節操太常中
為相州別駕始光中太武思念舅氏以超為陽平公尚南
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大鴻臚卿車駕幸其第賞賜巨
萬神嘉三年以超行征南大將軍太宰進爵為王鎮鄴追

加超父豹鎮東大將軍陽平景王母曰鉅鹿惠君真君五
年超為帳下所害太武臨其喪哀慟者夕之謚曰威王長
子道生賜爵城陽侯後為秦州刺史進爵河東公道生弟
鳳凰襲爵加侍中特進太武追思超不已欲以鳳凰為定
州刺史鳳凰不願違離闕庭乃止鳳凰弟道雋賜爵發于
侯鎮枋頭除兗州刺史超既薨復授超從弟遺侍中安南
將軍開府相州刺史入為內都大官進爵廣平王遺性忠
厚頻歷州郡所在著稱薨贈太傅謚曰宣王長子元寶位
司空元寶弟胤寶司隸校尉元寶又進爵京兆王及歸而
父遺喪明當入謝元寶欲以表聞文成未知遺薨怪其遲

召之元寶將入時人止之曰宜以家憂自辭元寶欲見其
寵不從遂冒哀而入未幾以謀反伏誅親從皆斬唯元寶
子世衝逃免時朝議欲追削起爵位中書令高允上表理
之後兗州故吏汲宗等以道僞遺惠在人前從坐爵受誅
委骸土壤求得收葬書奏詔義而聽之贈散騎常侍安南
將軍南康公謚曰昭世衝襲遺公爵

賀迷傳

賀迷代人太武敬哀皇后之從父也皇后生景穆初后少
孤父兄近親唯迷故蒙賜爵長鄉子卒贈光祿大夫五原
公

道一書院刊

北史列傳

六

閻毗傳

閻毗代人蠕蠕主大檀之親屬太武時自其國來降毗即
恭皇后之兄也后生文成文成太安二年以毗為平北將
軍賜爵河東公弟紇為寧北將軍賜爵零陵公其年竝加
侍中進爵為王毗征東將軍評尚書事紇征西將軍中都
大官自餘子弟賜爵為王者二人公五人侯六人子三人
同時受拜所以隆崇舅氏和平二年追謚后祖父延襄康
公辰定襄懿王毗薨贈太尉追贈毗妻河東王妃子惠襲
紇薨贈司空子豆後賜名莊太和中初立三長以莊為定
戶籍大使甚有時譽十六年例降爵後為七兵尚書卒紇

弟染位外都大官冀州刺史江夏公卒先是文成以乳母
常氏有保護功既即位尊為保太后後尊為皇太后興安
二年太后前兄英字世華自肥如令超為散騎常侍鎮軍
大將軍賜爵遼西公弟喜鎮軍大將軍祠曹尚書帶方公
三妹皆封縣君妹夫王曙為平州刺史遼東公追贈英祖
父符堅扶風太守亥為鎮西將軍遼西蘭公勃海太守澄
為侍中征東大將軍太宰遼西獻王英母許氏博陵郡君
遣兼太常盧度世持節改葬獻王於遼西樹碑立廟置守
冢百家太安初英為侍中征東大將軍太宰進爵為王喜
左光祿大夫改封燕郡從兄恭為安東將軍朝鮮侯訢子

伯夫散騎常侍選部尚書次子負金部尚書喜子振太子
庶子三年英領太師評尚書事內都大官伏寶恭等州刺
史五年詔以太后母宋氏為遼西王太妃和平元年喜為
洛州刺史初英事宋不能謹而曙奉宋甚至就食於和龍
無車牛宋疲不進曙負宋於笈至是宋於英等薄不如曙
之篤謂太后曰何不王曙而黜英太后曰英為長兄門戶
主也家內小小不順何足追計曙雖盡力故是他姓奈何
在英上本州郡公亦足報耳天安中英為平州刺史訢為
幽州刺史伯夫進爵范陽公英濁貨徙敦煌諸常自興公
及至是皆以親疏受爵賜田宅時為隆盛後伯夫為洛州

刺史以贓汙欺妄徵斬於京師承明元年徵英復官薨謚
遼西平王始英之徵也夢日墜其所居黃山下水中村人
以車牛挽致不能出英獨抱載而歸聞者異之後負與伯
夫子禽可共為飛書誣謗朝政事發有司執憲刑及五族
孝文以明太后故罪止一門訖年老赦免歸家恕其孫一
人扶養之給奴婢田宅其家僮入者百人金錦布帛數萬
計賜尚書已下宿衛已上其女壻及親從在朝皆免官歸
本鄉十一年孝文文明太后以文昭太后故悉出其家前
後没入婦女以喜子振試守正平郡卒

馮熙傳

道一書後列
四百二十四字

北史列傳 二十八

八

馮熙字晉國長樂信都人文明太后之兄也祖弘北燕主
太武平遼海熙父朗內徙官至秦雍二州刺史遼西郡公
坐事誅文明太后臨朝追贈假黃鉞太宰燕宣王立廟長
安熙生於長安為姚氏魏母所養以叔父樂陵公邈因戰
入蠕蠕魏母攜熙逃避至氐羗中撫育年十二好弓馬有
勇幹氏羗皆歸附之魏母惡其如此將還長安始就博士
學問從師受孝經論語好陰陽兵法事及長游華陰河東
二郡間性汎愛不拘小節人無士庶來則納之熙姑先入
掖庭為太武左昭儀妹為文成帝后即文明太后也使人
外訪知熙所在徵赴京師拜冠軍將軍賜爵肥如侯尚景

穆女博陵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出為定州刺史進封昌黎
王獻文即位為大傅累拜內都大官孝文即位文明太后
臨朝帝乃承旨以熙為侍中太師中書監領祕書事熙以
頻履師傅又中宮之寵為羣情所駭心不自安乞轉外任
文明太后亦以為然除都督洛州刺史侍中太師如故洛
陽雖經破亂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在至熙與常伯夫相
繼為州廢毀分用大至頽落熙為政不能仁厚而信佛法
自出家財在諸州鎮建佛圖精舍合七十二處寫十六部
一切經延致名德沙門日與講論精勤不倦所費亦不貲
而營塔寺多在高山秀阜傷殺人牛有沙門勸止之熙曰

成就後人唯見佛圖焉知殺人牛也其北芒寺碑文中書
侍郎賈元壽詞孝文頻登北芒寺親讀碑文稱為佳作熙
為州因取人子女為奴婢有容色者幸之為妾有子女數
十人號為貧繼後授內都大官太師如故熙事魏母孝謹
如事所生魏母卒乃散髮徒跣水漿不入口三日詔不聽
服熙表求依趙氏之孤帝以熙情難奪聽服齊衰期後以
例降改封京兆郡公帝納其女為后曰白武通云王所不
臣數有三焉妻之父母抑言其一此所謂供奉宗廟不欲
奪私心然吾季著於春秋無臣證於往牒既許通體之一
用開至尊之敬比長秋配極陰政既敷夫聞有司陳奏斯

式可詔太師輟臣從禮又勒集書造儀付外孝文前後納
熙三女二為后一為左昭儀由是馮氏寵貴益隆賞賜累
巨萬帝每詔熙上書不臣入朝不拜熙上書如舊熙於後
遇疾綿寢四載詔遣監問道路相望車駕亦數幸焉將遷
洛帝親與熙別見其困篤歔歔流涕密敕石昌公主遇曰
太師萬一即可監護喪事十九年薨於代車駕在淮南留
臺表聞還至徐州乃舉哀為制總服詔有司預辨凶儀并
開魏京之墓令公主之柩俱向伊洛凡所營送皆公家為
備又敕代給綵帛前後六千匹以供凶用皇后詣代都赴
哭太子恂亦赴代哭弔將葬贈假黃鉞侍中都督十州諸

軍事大司馬太尉冀州刺史加黃屋左纁備九錫前後部
羽葆鼓吹皆依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有司奏謚詔曰可
以威疆恢遠曰武奉謚於公柩至七里澗帝服練往迎叩
靈悲慟而拜焉葬日送臨墓所親作誌銘主生二子誕脩
誕字思正脩字寶業皆姿質妍麗年纔十餘文明太后俱
引入禁中申以教誡然不能習讀經史兄弟竝無學術徒
整飾容儀寬雅恭謹而已誕與孝文同歲幼侍書學仍蒙
親待尚帝妹樂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侍中征西大將軍
南平王脩侍中鎮北大將軍尚書東平公又除誕儀曹尚
書知殿中事及罷庶姓王誕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中

軍將軍特進改封長樂郡公誕拜官孝文立於庭遙受其拜既訖還室脩降爲侯誕脩雖竝長宮禁而性趣乖別誕性淳篤脩乃浮競誕亦未能誨督其過然時言於太后孝文嚴責之至於楚撫由是陰懷毒恨遂結左右有憾於誕者求藥欲因食害誕事覺帝自詰之具得情狀誕引過謝乞全脩命帝以誕父老又重其意不致於法槌之百餘點爲平城百姓脩妻司空穆亮女也求離婚請免官帝引管蔡事皆不許帝寵誕仍作同輿而載同案而食同席坐卧彭城王勰北海王詳雖直禁中然親近不及十六年以誕爲司徒帝既愛誕除宮日親爲制三讓表并啓將拜又爲

其章謝尋加車騎大將軍太子太師十八年帝謂其無師傳獎導風誕深自誨責從駕南伐十九年至鍾離誕遇疾不能侍從帝日省問醫藥備加帝銳意臨江乃命六軍發鍾離南轅與誕泣訣左右皆入無不掩涕時誕已憊然孺坐視帝悲而淚不能下言夢太后來呼臣帝嗚咽執手而出遂行是日去鍾離五十里許昏時告誕薨問帝哀不自勝時崔慧景裴叔業軍在中淮去所次不過百里帝乃輕駕西還從者數千人夜至誕薨所拊屍哀慟若喪至戚達旦聲淚不絕從者亦迭舉帝以所服衣幅充椁親自臨視徹樂去膳宣敕六軍止臨江之駕帝親北度慟哭極哀

喪至洛陽車駕猶在鍾離詔留守賜賻物布帛五千匹穀
五千斛以供葬事贈假黃鉞使持節大司馬領司徒侍中
都督太師駙馬公如故加以殊禮備錫九命依晉大司馬
齊王攸故事有司奏謚詔曰案謚法主善行德曰元柔尅
有光曰懿昔貞惠兼美受三謚之榮忠武雙徽錫兩號之
茂式準前訓宜契具瞻既自少綢繆知之惟朕案行定名
謚曰元懿帝又親為作碑文及挽歌詞皆窮美盡哀事過
其厚車駕還京遂親至誕墓停車而哭使彭城王勰詔羣
官脫朱衣服單衣介幘而哭司徒貴者示以朋友微者示
如寮佐公主貞厚有禮度產二男長子穆字孝和龔泰庶

避皇子愉封改封扶風郡公尚孝文女順陽長公主拜駙
馬都尉歷貞外通直散騎常侍穆與叔輔興不和輔興亡
贈相州刺史祖載在庭而穆方高車良馬恭受職命言宴
滿堂忻笑自若為御史中尉東平王匡所劾後位金紫光
祿大夫遇害河陰贈司空雍州刺史子罔字景昭龔泰爵昌
黎王尋以庶姓罷王仍襲扶風郡公子峭字子漢齊受禪
例降穆弟顥龔泰父誕長樂郡公脩弟聿字寶興廢后同產
兄也位黃門郎信都伯後坐妹廢竟為長樂百姓宣武時
卒於河南尹聿同產弟風幼養於宮文明太后特加愛念
數歲賜爵至北平王拜太子中庶子出入禁闥寵倖二兄

孝文親政後恩寵稍衰降爵爲侯。幽后立乃復叙用。后死亦冗散卒。贈青州刺史。崔光之兼黃門也。與聿俱直光。每謂之曰：君家富貴大盛，終必衰敗。聿云：我家何負四海？乃呪我也。光云：以古推之，不可不慎。時熙爲太保，誕司徒太子。太傅脩侍中尚書聿黃門廢后在位，禮愛未弛。是後歲餘，脩以罪棄。熙誕喪亡后廢，聿退時人，以爲盛必衰也。

李惠傳

李惠，中山人，思皇后之父也。父蓋少知名，歷位殿中都官二尚書，左將軍南郡公。初，太武妹武威長公主故涼王沮渠牧犍之妻，太武平涼州，頗以公主通密計之，助故寵遇。

道一書院刊

北史列傳六十八

十一

雷

差隆詔蓋尚書蓋妻與氏以是出後，蓋加侍中駙馬都尉。殿中都官尚書右僕射卒，官贈征南大將軍定州刺史中山王。謚曰莊惠，弱冠襲父爵，妻襄城王韓頹女生二女，長即后也。惠歷位散騎常侍侍中，征西大將軍秦益二州刺史。進爵爲王，轉雍州刺史，征南大將軍，加長安鎮大將軍。惠長於思察，雍州聽事有鷩單巢，闔已累日，惠令人掩獲，試命網紀斷之，竝辭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鷩，既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吏屬曰：此留者自計爲巢，功重彼去者既經焚痛，理無固心。羣下伏其深察，人有負贖，負薪者同釋，重擔息樹陰，二人將行，爭一羊皮，各言藉荷之物，惠遣爭者出，顧

州綱紀曰此羊皮可拷知主乎。羣下咸無答者。惠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敲之。見少鹽。屑曰：得其實矣。使爭者視之。負薪者乃伏而就罪。凡所察究多如此類。由是吏人莫敢欺犯。後為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王如故。歷政有美績。惠素為文明。太后所忌。誣惠將南叛。誅之。惠二弟初樂與惠諸子同戮。後妻梁氏亦死。青州盡沒其家財。惠本無釁。故天下冤惜焉。惠從弟鳳為定州刺史。安縣王長樂主簿。後長樂以罪賜死。時卜筮者河間邢瓚辭引鳳云：長樂不軌。鳳為謀主。伏誅。唯鳳弟道念與鳳子及兄弟之子皆逃免。後遇赦。乃出。太和十二年。去。文將爵舅氏詔訪存者而

惠諸從以再離孥戮難於應命。唯道念敢先詣闕。乃申右妹及鳳兄弟子女之存者。於是賜鳳子屯爵。栢人侯安祖。浮陽侯興祖。安喜侯道念。貞定侯從弟寄。生高邑子。皆加將軍。十五年。安祖昆弟四人以外戚蒙見。詔謂曰：卿之先世內外有犯得罪於時。然官必用才。以親非興邦之選。外氏之寵。超於末葉。從今已後。自非奇才。不得復外戚。謬班抽舉。既無殊能。今且可還。後例降爵。安祖等改侯為伯。並去軍號。帝奉馮氏過厚。於李氏過薄。舅家了無叙用。朝野人士所以竊議。太常高閭顯言于禁中。及宣武寵隆。外家一若顯位。乃惟孝文舅氏存已。不霑恩澤。景明末。特詔興

祖爲中山太守正始初詔追宗惠爲使持節驃騎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中山公太常考行上言案謚法武
而不遂曰壯謚曰壯公興祖自中山遷燕州刺史卒以兄
安祖子侃晞爲後襲先封南郡王後以庶姓罷王改爲博
陵郡公晞侃爲莊帝所親幸拜散騎常侍嘗食典御帝之
圖尔朱榮侃晞與魯安等持刃於禁內殺榮及莊帝蒙塵
侃晞奔梁

高肇傳

高肇字首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自云本勃海菑人五世
祖顧晉永嘉中避亂入高麗父颺字法脩孝文初與弟秉

道一書院刊

北史列傳六十八

十五

雷

信及其鄉人韓內異富等入魏拜厲威將軍河間子秉信
明威將軍俱待以客禮遂納颺女是爲文昭皇后生宣武
颺卒景明初宣武追思舅氏徵肇兄弟等錄尚書事北海
王詳等奏颺宜贈左光祿大夫賜爵勃海公謚曰敬其妻
蓋氏宜追封清河郡君詔可又詔颺嫡孫猛襲勃海公爵
封肇平原郡公肇弟顯澄城郡公三人同日受封始宣武
未與舅氏相接將拜爵乃賜衣幘引見肇顯于華林都亭
皆甚惶懼舉動失儀數日之間富貴赫奕是年咸陽王禧
誅財物珍寶奴婢田宅多入高氏未幾肇爲尚書右僕射
冀州大中正尚宣武姑高平公主遷尚書令肇出自夷土

時望輕之及在位居要留心百揆孜孜無倦世咸謂之
能宣武初六輔專政後以咸陽王禧無事構逆由是委肇
肇既無親族頗結朋黨附之者旬月起昇背之者陷以大
罪以北海王詳位居其上構殺之又說宣武防衛諸王殆
同囚禁時順皇后暴崩世議言肇為之皇子昌善僉謂王
顯失於醫療承肇意旨及京兆王愉出為冀州刺史畏肇
恣擅遂至不軌肇又譖殺彭城王勰由是朝野側目咸畏
惡之因此專權與奪任己又嘗與清河王懌於雲門外廡
下忽忿諍大至紛紜太尉高陽王雍和止之高后既立逾
見寵信肇既當衡軸每事任己本無學識動違禮度好改

先朝舊制減削封秩抑黜勳人由是怨聲盈路矣延昌初
遷司徒維貴登云台鼎猶以去要怏怏衆咸嗤笑之父兄封
贈雖久竟不改瘞三年乃詔令還葬肇不自臨赴唯遣其
兄子猛改服詣代遷葬於鄉時人以肇無識哂而不責也
及大舉征蜀以肇為大將軍都督諸軍為之節度與都督
甄琛等二十餘人俱面辭宣武於東堂親奉規略是日肇
所乘駿馬停於神獸門外無故驚倒轉臥渠中鞍具瓦解
衆咸怪異肇出惡罵四年宣武崩赦罷征軍明帝與肇及
征南將軍元遙等書稱諱言以告凶問肇承變非唯仰慕
亦憂身禍朝夕悲泣至于言聯悴將至宿澤澗驛亭家人夜

迎省之皆不相視直至闕下縲服號哭昇太極殿盡哀大尉高陽王先居西栢堂專決庶事與領軍于忠密欲除之潛備壯士直寢邪豹伊盆生等十餘人於舍人省下肇哭梓宮訖於百官前引入西廊清河王懌任城王澄及諸王等皆竊言目之肇入省壯士搯而拉殺之下詔暴其罪惡稱爲自盡自餘親黨悉無追問削除職爵葬以士禮逮昏乃於廁門出其尸歸家初肇西征行至函谷車軸中折從者皆以爲不獲吉還也靈太后臨朝令特贈營州刺史永熙二年孝武帝贈使持節侍中中外諸軍事太師大丞相太尉公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肇子植自中書侍郎爲濟州刺史率州軍討破元愉別將有功當蒙封賞不受云家荷重恩爲國致効是其常節何足以膺進陟之報懇惻發於至誠歷青相朔恒四州刺史卒植頰益五州比日清能者稱當時號爲良刺史贈安北將軍冀州刺史肇長兄琨早卒龍颺封勃海郡公贈都督五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冀州刺史詔其子猛嗣猛字豹兒尚長樂公主即宣武同母妹也拜駙馬都尉歷位中書令出爲雍州刺史有能名入爲殿中尚書卒贈司空冀州刺史孝武帝時復贈太師大丞相錄尚書事公主無子猛先在外有男不敢令主知臨終方言之年幾三十矣乃召爲喪主尋卒無後琨弟偃字仲

道一書曰院列

北史列傳六十八

十七

雷

游太和十年卒正始中贈安東將軍都督青州刺史謚曰
莊侯景明四年宣武納其女為貴嬪及于順皇后崩永平
元年又為皇后二年入坐奉封后母王氏為武邑郡君偃
弟壽早卒壽弟即肇也肇弟顯侍中高麗國太中在早卒

胡國珍傳

胡國珍字世玉安定臨涇人也祖略姚興勃海公姚達平
北府諮議參軍父深赫連屈正給事黃門侍郎大武尅統
萬深以降款之功賜爵武始侯後拜河州刺史國珍少好
學雅尚清儉太和十五年襲爵例降為伯女以選入掖庭
生明帝即靈太后也孝明帝踐祚以國珍為光祿大夫靈

道一書院刊

北史列傳六十八

十八

太后臨朝加侍中封安定郡公追崇國珍妻皇甫氏為京
兆郡君置守家十戶尚書令任城王澄奏安定公宜出入
禁中參諮大務詔屈公入決萬機尋進位中書監儀同三
司侍中如故賜絹歲八百疋妻梁四百匹男女姊妹各有
差國珍與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太保廣平王懷
入居門下同釐庶政詔依漢車千秋晉安平王故事給步
挽一乘自掖門至于宣光殿得以出入并備几杖後與侍
中崔光俱授帝經侍直禁中國珍上表陳刑政之宜詔皆
施行延和初加國珍使持節都督雍州刺史驃騎大將軍
開府靈太后以國珍年老不欲令其在外且欲示以方回

之榮竟不行遷司徒公侍中如故就宅拜之靈太后明帝
率百寮幸其第宴會極歡又追京兆郡君為秦太上君大
上君景明三年薨於洛陽於此十六年矣太后以太上君
墳瘞卑局更增廣為起塋域門闕碑表侍中崔光等奏按
漢高祖母始謚曰昭靈夫人後為昭靈后薄太后母曰靈
文夫人皆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今秦太上君未有尊
謚陵寢孤立即秦君名宜上終稱兼設掃衛以慰情典請
上尊謚曰孝穆權置園邑三十戶立長丞奉守太后從之
封國珍繼室梁氏為趙平郡君元義妻拜為女侍中封新
平郡君又徙封馮翊君國珍子祥妻長安縣公主即清河

王憚女也國珍年雖篤老而雅敬佛法時事潔齋自禮拜
至於出入侍從猶能跨馬據鞍神龜元年四月七日步從
所建佛像發第至閭闔門四五里八日又立觀像晚乃肯
坐勞熱增甚因遂寢疾靈太后親侍藥膳十二日薨年八
十給東園溫明祕器五時朝服各一具衣一襲贈布五千
匹錢一百萬蠟千斤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太后還宮成
服於九龍殿遂居九龍寢室明帝服小功服舉哀於極
東堂支詔自始薨至七七皆為設十僧齋齋令七人出家
百日設萬人齋二十七人出家先是巫覡言將有凶勸令為
厭勝法國珍拒而不從云吉凶有定分唯脩德以禳之臨

死與太后訣云母子善臨天下殷勤至於再三又及其子祥云我唯有一子死後勿如比來威抑之靈太后以其好戲時加威訓國珍故以為言始國珍欲就祖父西葬舊鄉後緣前世諸胡多在洛葬有終洛之心崔光嘗對太后前問國珍國公萬年後為在此安厝為歸長安國珍言當陪葬天子山陵及病危太后請以後事竟言還安定語遂愾忽太后問清河王懌與崔光等議去留懌等皆以病亂請從先言太后猶記崔光昔與國珍言遂營墓於洛陽太后雖外從衆議而深追臨終之語云我公之遠慕二親亦吾之思父母也追崇假黃鉞使持節侍中相國都督中外諸

軍事太師領太尉公司徒號太上秦公加九錫葬以殊禮給九旒鑾輅武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輜輶車謚曰文宣公賜物二千段粟一千五百石又詔贈國珍祖父父兄下逮從子皆有封職持節就安定監護喪事靈太后迎太上君神柩還第與國珍俱葬贈祿一與國珍同及國珍神主入廟詔太常權給以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初國珍無男養兄真子僧洗為後後納趙平君生子祥字元吉龍封故事世襲例皆減邑唯祥獨得全封趙平君夢於東園祕器明帝服小功服舉哀于東堂靈太后服齊衰暮葬於太上君墓左不得祔合祥祔於位殿中尚書中書監持中

改封平涼郡公薨贈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謚曰孝景
僧洗字湛輝封爰德縣公位中書監侍中改封濮陽郡公
僧洗自永安後廢棄不預朝政天平四年薨詔給東園祕
器贈太師太尉公錄尚書事雍州刺史謚曰孝貞長子寧
字惠歸襲國珍先爵改為臨涇伯後進為公歷岐涇二州
刺史卒謚曰孝穆女為清河王曹妃生孝靜皇帝武定初
贈太師太尉公錄尚書事謚曰孝昭子虔字僧敬元義之
廢靈太后虔時為千牛備身與備身張車渠等謀義事發
又殺車渠等虔坐遠徙靈太后反改徵為吏部郎中太后
好以家人禮與親族宴戲虔常致諫由是後宴謹多不預

焉出為涇州刺史封安陽縣侯興和二年以帝元舅超遷
司空公薨贈太傅太尉公尚書僕射徐州刺史謚曰宣葬
日百官會葬乘輿送於郭外子長粲長粲仕齊累遷齊武
太守為政清靜頗得人和除兼并省尚書左丞當官正色
無所回避尚書左僕射趙彥深密勿樞要中書舍人裴澤
便蕃左右以殿門受拜皆彈糾之彥深等頗有恨言長粲
不以介意後主踐祚長粲被敕與黃門馮子琮出入禁中
專典敷奏武成還鄴後主在晉陽長粲仍受委留後後主
從武成還鄴仍敕在京省判度支尚書監議五禮武成崩
與領軍婁定遠錄尚書趙彥深左僕射和士開高文遙領

軍基連猛高阿那肱右僕射唐邕同知朝政時人號為八
貴於後定遠文遙拉出唐邕專典外兵基連猛阿那肱
別揔武任長粲常在左右兼宣詔令從幸晉陽後上既富
於春秋庶事皆相歸委長粲盡心毗奉甚得名譽又正為
侍中下母憂給假馳驛奔喪尋有詔起復前任隴東王長
仁心欲入處機要之地為執政不許長仁疑長粲通謀大
以為恨言於太后發其陰私請出為州太后為言於後主
不獲已從焉除趙州刺史及辭眷戀流涕後主亦憫然慰
勉之至州存心政事為人吏所懷因沐髮手不得舉失瘖
卒於州後主聞而傷悼在朝文武嗟嘆感惜之贈司空公

道一書院刊

北史列傳六十八

廿二

雷

尚書左僕射瀛州刺史謚文貞公長粲性溫雅在官清潔
但始居要密便為子叔泉取清河王崔德儉女為妻在晉
陽處分用妻弟主述與德儉對為司徒主簿時論以此譏
之又性好內有一侍婢其妻王驕妬手刺殺之為此忿恨
數年不相見親表為之語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後納妾
李氏仍與王氏別宅亦無朝拜之禮釐婦公孫氏也已殺
三夫長粲不信彊取之令與李氏同住未暮而亡子仲操
位陳留太守次叔泉通直散騎侍郎先是望氣者上言太
白食昴法當大赦和士開奏聞詔降罪人以應之尚書左
僕射徐之才諳練往事語士開曰天垂象見吉凶有成災

者有不成災者案昂趙分或云趙地有災古者王侯各在封邑故分野有災當其君長今吾等虛名竟不之國刺史專令一境善惡所歸比來多以刺史為驗未幾而長祭死焉寧弟盛字歸興位左衛將軍賜爵江陽男歷幽瀛二州刺史為政清靜人吏愛之轉冀州刺史卒贈司徒公錄尚書事定州刺史追封陽平郡公謚曰懿穆明帝後納其女為皇太后舅皇甫集妻字元會一字文都安定朝那人封涇陽縣公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右衛大將軍贈侍中司空公謚曰靜集弟度字文亮封安縣公累遷尚書左僕射領左衛將軍度頑蔽每與人言自稱僕射時人方之毛嘉

正光初元義出之為都督瀛州刺史度不願出頻表固辭乃除右光祿大夫孝昌元年為司空領軍將軍加侍中元義之見出也恐朝夕誅滅度與妻陳氏多納其貨為之左右度無子養兄集子子熙為子子熙嫂趙郡太守裴他女他還京師度問他外何消息他曰行路所聞唯道明公多取元義金帛遠近無不慨歎公宜戮此罪人以謝天下陳氏聞而惡之又攝吏部事遷司徒兼尚書令不拜尋轉太尉孜孜營利老而彌甚遷授之際皆自請乞靈太后知其無用以舅氏難違之然所歷官最為貪蠹亦朱榮入洛西奔兄子華州刺史邕尋與雷為人所殺

楊騰傳

楊騰弘農人文帝之舅也父貴琅邪郡守封華陰男騰妹為京兆王愉妃故騰得處貴游景明初襲爵後為襄城太守其有聲稱文帝即位位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河東薨贈司空雍州刺史謚曰貞襄子盛

乙弗繪傳

乙弗繪河南洛陽人文帝皇后之兄也文帝即位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書監魏昌縣公又為吏部尚書

趙猛傳

趙猛太安狄那人也姊為齊文穆皇后繼室生趙郡公琛

道一書後列

北史列傳六十八

北四

猛性方直頗有器幹齊神武舉義以預義勳封信都縣伯累遷南營州刺史卒贈司空公

胡長仁傳

胡長仁字孝隆安定臨涇人齊武成皇后長兄也父延之魏中書令兖州刺史大寧中贈司空公長仁以內戚歷位尚書左僕射尚書令及武成崩預參朝政封隴東郡王左丞酈孝裕郎中陸仁惠盧元亮厚相結託長仁每上省孝裕必方駕而來省務既繁簿案堆積令吏欲諮都坐者日有百數孝裕屏人私話朝退亦相隨仁惠元亮又伺閑而往傳斷公事人號為三佞長仁私遊仄密處處追尋孝裕

勸其求進和士開深疾之於是奏除孝裕爲章武郡守元
亮爲淮南郡守仁惠爲幽州長史孝裕又說長仁曰王陽
卧疾和士開必來因而殺之入見太后不過百日失官便
代其處士開知其謀更徙孝裕爲北營州建德郡守長仁
每干執事求爲領軍將相文武以主上富於春秋母后家
不可專政故抑而不許以本官攝選長仁性好威福意猶
未盡先是尚書胡長粲奏事內省長仁疑粲聞已苦請太
后出之天統五年從駕自并還鄴夜發滏口帝以夜漏尚
早停於路傍長仁後來謂是從行諸貴遂遣門客程牙馳
騎呼問帝遣中尚食陳德信問是何人牙不荅而走帝命

道書院刊

北史列傳六十八

九五

雷

左右追射之既而捉獲因令壯士撲之決馬鞭二百牙一
宿便死士開因此遂令德信列長仁倚親驕豪無畏憚由
是除齊州刺史及辭於昭陽列仗引見長仁不敢發語唯
泣涕橫流到任啓求暫歸所司不爲奏怨憤謀令冀州人
李楷墻刺和士開其弟長威告之士開密與祖孝徵議之
孝徵引漢文帝殺薄昭爲故事於是敕遣張固劉桃枝馳
驛詣齊州責長仁謀害宰相遂賜死先是太白食昴占者
曰昴爲趙分不利胡王長仁未幾死長仁性好歌舞飲酒
至數斗不亂自至齊州每進酒後必長歎歎戲流涕不自
勝左右莫不恠之尋而後主幼長仁女爲后重加贈長仁

子君璧龍爵隴東主君璧弟君璋及長仁弟長雍等前後
七人竝賜爵合門貴盛后廢後稍稍黜退焉

隋文帝外家呂氏傳

隋文帝外家呂氏其族蓋微平齊後求訪不知所在開皇
初濟南郡上言有男子呂永吉自稱有姑字苦桃嫁為楊
諱妻勸驗知是舅子始追贈外祖雙周為上柱國太尉八
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封齊郡公謚曰敬外祖母姚氏為齊
敬公夫人詔竝改葬於齊州立廟置守家十家以永吉襲
爵留在京師及大業中授上黨郡太守性識庸劣職務不
理後去官不知所終從父道貴性尤頑駭言詞鄙陋初自

鄉里徵入長安上見之悲泣道貴略無感容但連呼帝名
云種未定不可偷大似苦桃姊後數犯忌諱動致違忤上
甚恥之乃命高顯厚加供給不許接對朝士拜上儀司三
司出為濟南太守令即之任斷其入朝道貴還至本郡高
自宗重每與人言自稱皇舅數將儀衛出入閭里從故人
游宴庶僚咸苦之後郡廢終於家子孫無聞焉

論曰二五哲王防深慮遠舅甥之國罕執鈞衡母后之家
無聞傾敗爰及漢晉顛覆繼軌皆亡乎進不以禮故其斃
亦速自魏至隋時移四代但得失之迹斯文可睹苟不傾宗
終致亡國周隋之際可為鑒焉若使開皇創業不取懲於

已往獨孤權倖呂霍必敗於仁壽之前蕭氏執勢均梁竇豈
全於大業之後今或不隕舊基或更隆先構豈非處之以
道遠權之所致乎

列傳六十八

北史八十

兩一書院刊

七言刻傳六十八

七二

列傳六十八

北史八十

直隸縣志

全宋大業之後今或不隕舊基或更隆先構豈非處之以
道遠權之所致乎

